

## 愛爾蘭朝聖記

黃小鳳

主曆 2012 年六月十四日，我參加洛杉磯教區的朝聖團，抵達愛爾蘭首都都柏林，展開我們的朝聖之旅。

十五日，十六日及十七日，我們參加第五十屆國際聖體大會活動，包括十五日的治癒彌撒及十七日的閉幕彌撒，兩者都在戶外舉行。愛爾蘭的天氣陰濕，我們及所有的主教、神父，都必須穿上雨衣，頗為壯觀。週五的治癒彌撒，我們幸運地坐在遮篷下，但風力強勁，細雨迎面撲來，頭髮還是濕了。上千的義工在神父們分送聖體聖血時為神父撐傘，殘障的教友穿著雨衣或用雨布遮住輪椅，場面十分感人、神聖。週日的閉幕彌撒更為浩大，來自全球各地的教友圍坐在一個大運動場，天氣時而放晴，時而陰雨，我的本堂神父在閉幕彌撒後，額頭曬傷，但衣服也濕了。感謝天主！兩台彌撒都順利完成，在另一台我們自己的彌撒裡，我們的精神總領隊 Tom Curry（愛爾蘭人），勸我們在享受南加州的陽光時，也要試著接受愛爾蘭的陰雨，因為這樣的天氣帶來愛爾蘭綠油油的風景。

因為我是聖母軍團員，都柏林是聖母軍發源地，所以到都柏林的第一天，我就自己摸索走到聖母軍紀念館 Myra House，這是聖母軍初創時開會場所，現在仍保留以前會議廳的陳設及聖母軍歷史照片文物。看到那些照片，不禁感謝這些早期的聖母軍傳教員，因為他們的努力傳教，聖母軍成為世界最大的天主教平信徒組織，我的愛爾蘭導遊及團中一位修女，都曾是聖母軍團員。感謝聖母的帶領，感謝聖母軍創始人杜福（Frank Duff）兄弟的前瞻，他在梵二會議之前，就已提出以平信徒傳教的理想與方法，至今聖母軍已有九十年歷史。探訪歷史的源頭，更增加我做好聖母小兵的意願與努力。

聖體大會完畢，我們往愛爾蘭中部及西部前進，參觀愛爾蘭著名文化遺蹟——天主教修道院、巨大十字架、圓塔等。愛爾蘭自從第五世紀聖派翠克傳教以來，全島普遍接受天主教，到第六世紀，聖人凱文開始建立隱修院，專務祈禱、抄經、修行，著名的凱爾斯經書（Book of Kells）就是這個時期的作品。僧人不只在愛爾蘭修行，更渡海到蘇格蘭、英國，甚至義大利北部傳教。歷史學家在中世紀羅馬歷經黑暗時代，愛爾蘭僧人對保留西方宗教文化，有很大的貢獻。我們在 Glendalough 看到當時石頭教堂遺跡，高大的石刻十字架上，雕滿聖經故事，還有當作瞭望台的圓塔。

修道院在第九世紀維京人入侵時受到嚴重的破壞，沒有被殺死的僧人流亡海外，結束了這段隱修院時期。十六世紀時，英王亨利八世執政入侵愛爾蘭，天主教受迫害，教堂毀壞或改成英國國教，神父被抓，天主教的權益受到嚴重的控制，一切天主教儀式及活動轉為地下，神父躲在森林裏做彌撒。我們在 Ballintubber 參觀一座修建於十二世紀的修院教堂，號稱是全愛爾蘭唯一沒有中斷彌撒的教堂，當英國人摧毀教堂時，教友們在沒有屋頂的情況下繼續舉行彌撒。

朝聖團負責人大衛神父，在當天的彌撒裏問我們一個問題，天主在哪裡？當天的經文是列王紀上廿一章，阿哈布的妻子依則貝耳設計害死納波特，而使阿哈布取得納波特的葡萄園，納波特的慘死，看起來好像邪惡戰勝正義。聖凱文辛苦建立第一座隱修院，卻在七年後染病去世，享年只有卅三歲；愛爾蘭的天主教徒，受到英國的壓迫，忍受不平等待遇；似乎在我們短暫的生命裏，我們有時很難看到天主的工作。然而，在葡萄園的故事裏，阿哈布最後懺悔改過；聖凱文雖英年早逝，他建立的隱修院風潮，卻傳遍整個愛爾蘭；愛爾蘭天主教徒在英國統治下轉為地下教派，但信仰更堅固。大衛神父鼓勵我們要超越現時的困難，尋找天主隱藏的恩寵(hidden grace)。

愛爾蘭信仰天主教的人數眾多，他們派出的傳教士遍佈全球。我們這次特別參觀 All Hollows 神學院，大衛神父、我的本堂詹姆斯蒙席及 Tom Carry 主教，都是這所神學院的畢業生。真是感謝愛爾蘭，為洛杉磯培育了這麼多神父。愛爾蘭又稱翡翠島，因為它滿佈綠茵草原，另外愛爾蘭也是聖人及學者之島(the island of saints and scholars)，因此可以說愛爾蘭是地靈人傑，飽受天主寵愛的島，但愛爾蘭到現在仍屬分裂狀態，所幸北愛爾蘭的戰火已平息好些年了，希望愛爾蘭人民超越現世的困難，尋找天主隱藏的恩寵，終有和平統一的一天。

在旅遊之初，本未抱太多期望，但在聖體大會上，巧遇台灣來的天主教徒，十分親切；透過參觀的景點，了解天主教在愛爾蘭的發展，而愛爾蘭的文化形成特殊天主教特色；（每年在洛市宗教教育大會裏，大衛神父會主持一台愛爾蘭彌撒，歡迎大家去看看。）這一切收穫遠超過我的期望，真是感謝天主！（洛杉磯 鑽石吧）